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十三經義疑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張丹昆

經部七

十三經義疑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十三經義疑十二卷

國朝吴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注訂之用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為一軍浩襲其說于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文以一

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為畿内之制令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為師故萬人為軍韋昭注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即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于儀禮

聘禮引崔靈恩之説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立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為大司冦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僭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藝粟盡地利立為大司徒王子城父為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楚宋矣又左氏傳

曰向為人為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不特司
馬矣魯司寇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
稱司寇而槪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
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注引夏
父弗忌為宗人浩謂春秋内外傳俱作我為
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焉能
擅為逆祀令考宗人之名通于上下左傳哀
公二十四年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畀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注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相合鄭注宗伯為宗人益即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饗其宗

老韋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
浩以宗人為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
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為一也考核頗疎其
他如釋左傳得祏於槖中謂大夫士亦有主
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為主則
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
昬書不昬作勞昬音閔與暋同強也又爾雅
夏曰復胙郭注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云

復胙者復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云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則均可補郭注其說亦頗有可採者葢於注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視剽剟語錄枵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十三經義疑原序

載籍之有五經猶天之有五星也地之有五行也人非五穀不生學非五經不殖舍此而他求吾不知所從焉夫經者常也法也徑也若徑路之無所不通可常行也自漢以五經隸學宫而經之名著益之以周禮孝經論語為九經益之以儀禮左氏春秋爾雅為十三經而大戴禮不與焉備矣美矣其名定矣有漢唐宋諸儒為之注疏正義解釋於是經之義昭然若日月之麗天沛然

若江河之行地填填然若洊雷之啓蟄而授杖於盲者也其裨益學者實閎矣哉夫讀書不能無疑疑必待晰而後明鶻突不解久則轇結於中若癥瘕然雖有文摯不爲功使穿鑿傅會率臆而武斷之其病尤甚浩幸生聖世得優游婆娑以丘園老日取諸經研究之寤寐勿諼寒暑無間忘寢食者三十餘年或有揆之理而未甚確斟之情而未甚安每摘而出之博采先儒之說而合訂焉必求其義之合乎理近乎情準之常道而至當而

後取而詳說之曷敢曰與先儒抗衡辨異同乎亦盡我
稽古之心以俟同志者之相參用晰疑焉云爾華亭後
學吳浩序

十三經義疑卷一

華亭吳浩撰

易經

經分上下

上下經之分其分於序卦予奚以明其然也太極動而生陽陽之健為乾靜而生陰陰之順為坤故乾坤為諸卦之首循次以推得卦三十是為上經至於咸恒又為

下經之首者則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道造端乎夫婦也關雎為風始亦以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與下經以咸恒為首之義同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本義無註或謂傷哀傷也爻不言凶而象傷之葢閔之而使人自惕也愚意當先説傷害而後説哀傷比匪者害心害身害家害國無所不害如傷於鈇鉞見血殞命者然哀哉如此説庶使觀象玩辭之人惕然知警

得金矢

噬嗑之九四曰噬乾胏得金矢金蓋取其剛也矢蓋取其直也聽訟貴剛直故取象於金矢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而此不言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而此不言鈞義必有間矣且夫金有五鈞金不必其黄也而噬嗑之六五曰得黄金入金而必以黄黄矣而計其斤且三十將貧者之獄終不見治歟解卦之九二亦有得黄矢之文黄中色矢直也豈亦束矢之謂歟易有象取

其意而略其迹斯可矣本義據周禮以釋金矢似不如程傳及陸氏集說之為長

不菑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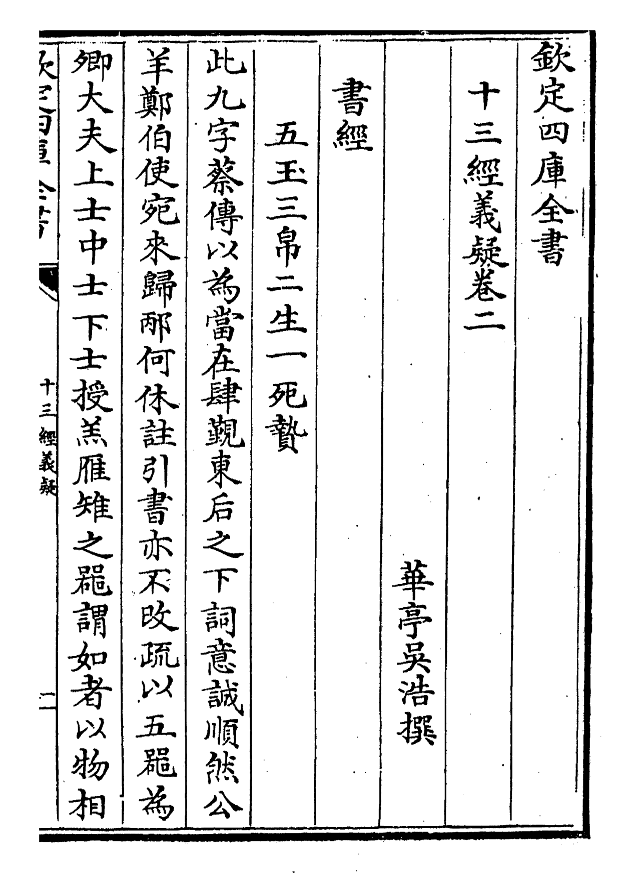
田一歳曰菑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二歳曰新田新成柔田也三歳曰畬畬和也田舒緩也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不菑而畬言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也无妄六二本言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坊記誤有凶字鄭註遂以無功食禄為凶徼非

其形渥

鼎卦九四爻辭其形渥晁氏云諸本作刑剭朱子從之

按鄭玄註周禮司烜引易亦作刑剭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者甸師掌耕耨王籍其場上多屋刑之於屋中為之隐者厚也掌戮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

十三經義疑卷一



十三經義疑卷二

華亭吴浩撰

書經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此九字蔡傳以為當在肆覲東后之下詞意誠順然公羊鄭伯使宛來歸邴何休註引書亦不改疏以五瑞為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授羔雁雉之瑞謂如者以物相

授與之言𫇍各異飾周禮飾羔鴈雉執之皆去𫇍則如五𫇍正宜在贄字下蓋古人文參差錯落於理亦無碍也

舞干羽于兩階

干武舞羽文舞武在西階文在東階武舞先文舞後凡經言舞皆先干而後羽漢之樂先武徳而後文始唐之樂先七徳而後九功樂有聲容韶舞容也而聲可想矣徳兼中和韶舞和也而中亦致矣

禹貢九州

宋陳用之以九州之名爲大禹所立竊疑禹治水時尚爲虞臣安得擅改十二州之制乎當從蔡傳書序禹別九州以洪水泛濫區域莫辨而別之非禹始建之也即曰貢金九牧亦必在即位之後矣

爰立作相

體元者君而調元者相相得其人則天下治相不得其人則天下不治人君立相盎可忽乎哉而書載高宗之

於傅說得之夢寐恍惚之間則何以故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即庶司百執事猶必慎簡若此況以社稷之重民人之衆一旦而授之一人其所係非渺小矣乃不察其言不審其行事徒以一夢之故而遂使秉國之鈞其能免折足覆餗之誚乎史記有與之語果聖人之說而書不言九峯以為省文抑知其文則不可省也且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而立談之頃遽信其聖而畀之大任信如太史公所言其立相已為不

慎矣先儒劉氏陳氏皆以傳說為高宗之故人良然按高宗之父小乙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使之居于闤闠之間故其自言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夫小人者小民也草澤中自有英雄版築間豈無賢哲高宗舊學於甘盤寧遯野之時遂無親師取友之益哉意必熟察傳說之言熟審傳說之行事以沃心而輔德非一日矣洎乎作其即位欲得說而相之顧以草野之夫驟

舉而加諸卿尹大夫之上恐舉朝之人起而駭之于是託諸上帝之所賚以懾服乎人心殷人尊神其斯之謂與或謂孔子夢見周公夢亦豈無可據者余曰夢有有因亦有無因即其有因者亦第夢夢然而非真也孔子之夢周公葢以公之神在天故格之來格而非傅說比也以生存之人未經謀面安有夢之而肖其形者或又謂穆叔之於豎牛昌黎之於東野非生存之人未經謀面者與余曰才人互相標榜自古皆然丹篆之吞撫掌

之笑豈堪盡信至左氏所載不足信者尤多固不止穆叔之夢耳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註云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又云經運十其別九十註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夢若真奚以占為又眡祲云歲終則弊其事若然雖占之猶不必皆中也安有夢中之人審象旁求而竟有維肖者哉故曰傅說者高宗之故人耳求得之而令之相原無待與之語而非省文也然則千古之

立相莫慎於高宗而豈其忽之也哉

爰立作相　其二

余嘗本劉道原外紀作論以帝賚之夢為高宗托詞既而思之知欠圓通也夫夢者因也是夢也寧必無之特非由夢而得說乃欲相說而形為是夢耳彼其舊勞於外爰曁小人則於版築間之傅說固必有如蘭之契矣一旦即天子位不見說者有年則思之必深周禮有思夢覺時思之而又愛之重之因而夢之一若上帝之賚

之張子厚云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假令傅説非高宗之故舊何遽欲以代言而審象旁求且能維肖也乎即或肖焉豈無貌似孔子之陽貨而不察而命之相乎置相乃王朝第一大事余故不揣固陋復作此論以備參考焉

武成

或問孟子於武成秖取二三策孔子何以不删愚謂血流漂杵商人所以洩其憤孔子存之警暴君也孟子恐

人藉口於武王故云不可盡信防叛臣也史臣不無言之過而聖賢所見不同揔為天下萬世計耳
肆朕誕以爾東征
金縢有雷風之變大誥惟占卜之從成王之東征奉天道以立君道也不然元公避矣王復不行乾斷周之宗社不幾岌岌乎殆哉
朕復子明辟
孟子有復於王者朱子註復白也若訓朕復復字為還

明字不亦贅乎代王為辟之說始於荀卿荀子云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盛於漢儒造為明堂位周公踐阼之文又誤解尚書以附會之謂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謂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致政之時至使王莽假託經文泰然居攝炎漢幾熄干戈四起甚矣邪說之為害非淺尠也

上服下服

呂刑蔡傳云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

小是也最為平允葢過雖大而亦宥所以開其遷善之途故雖小而必刑所以動其畏罪之念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宜明刑之弼敎也以此周禮小司寇註云上服墨劓也下服宫刖也是以形體分上下矣然上文言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則上服下服之義亦當與蔡傳同

十三經義疑卷二

十三經義疑卷三

華亭吳浩撰

詩經

采蘋

禮記歌於斯疏曰禮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或有之然則采蘋非祭祀之樂歌也此詩特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序而美之耳

摽有梅

摽梅刺淫奔也禮男先乎女而此之求士者如此其急焉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其刺淫奔奈何賦摽梅惜春去也求賤詞也庶士非夫也我庶士非夫而已親之也首曰迨吉繼即曰迨今終且相謂而約遂可定矣何其急也亦可刺也王化流行而獨處汙下則尤可刺

蠶月

註治蠶之月當兼三四月而言月令季春之月后妃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而謂蠶月非季春歟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而謂蠶月不兼孟夏歟蓋謂之三月則非蠶之終謂之四月則非蠶之始是以謂之蠶月耳或疑邠風缺三月然乎哉

曰為改歲

呂氏云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

而迭用之耳按周自不窋失官至公劉時立國於邠服事有夏故七月一詩用夏正厥後事殷則用殷正也必矣其言一之日者以陽復剛反有亨道焉故以為紀月之始而正朔則未敢改也

索綯

爾雅釋言綯絞也郭璞註云糾絞繩索朱子註孟子本此蔡虛齋云索綯謂索是絞也詩註不符殆傳寫之訛歟

四之日其蚤

秋官羊人職疏引四之日其蚤而云四之日者謂用建子為正至建夘四月夏之二月之日公始用氷是邠風已改正朔也果爾何不云四月而云四之日乎不言月而言日葢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曹粹中之説然也若用周正則九月建申霜未嘗肅十月屬酉場未能滌

鴟鴞

愚按尚書周公居東在流言後為詩貽王在居東二年得罪人主名後管叔以武庚畔在成王迎公後葢管叔自以有才且為公兄而公獨秉政故及其羣弟流言以撼之詎知冲人感悟迎公以歸能無懼乎懼則叛叛則不可以不討作大誥徂東山奉王命也鴟鴞專咎武庚大誥諱言三叔及蔡仲克庸祗徳命諸王而邦之蔡公之情可見矣朱子註詩因孔氏書註勿辟之說後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則詩註特未及改定耳義

闕君臣兄弟之倫愚故按當年情事次第以白周文公不白之苦衷如此

良馬五之

毛萇以爲驂馬五轡按三馬曰驂馬三則轡六即納兩轡于觼亦當四而乃五轡云乎哉

良馬六之

毛傳四馬六轡此特可為六轡在手註耳然四馬實八轡非六轡也鄭氏云六之者見之數也謂六見之也此

說可從葢大夫見賢不止再三而四之五之六之殷勤之甚也

猗重較兮

猗毛鄭作倚葢較崇五尺五寸在軾之上無事而立則倚較有所敬則式按衛世字武公將兵平戎有勲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小序亦云入相于周是武公曾為卿士倚重較其實事也乃朱子存其音而另解為嘆辭何居纂序以為非真在重較之上衍義亦以為卿士之車鳴

鸞清奏從容安舒武公氣象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二說何去何從將以質之博雅之君子

上巳

應氏劭曰周禮女巫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張衡南都賦於是莫春之禊元巳之辰盧植曰辰子至亥也蔡邕曰辰支也按此則以巳為巳者非

居居究究

唐風羔裘集註居居未詳究究亦未詳爾雅則云居居究究惡也郭景純註皆相憎惡按此則羔裘當為刺其大夫之詩言此羔裘豹袪者自我人居居不和衷也豈無他人之可交維子之故舊而不忍遺耳此羔裘豹袪者自我人究究不協恭也豈無他人之可交維子之肯改而式相好耳于此可想見溫柔敦厚之情禮書亦云晉羔裘刺時也豹武而有文不善用之則為暴此豹袪

豹褎所以與居居究究也或曰此美其大夫之詞居居親炙其光輝也究究窮究其言論也未知何據

無非無儀

惡不可有善不可無釋無儀為無善太姒何以稱淑女也若哲婦傾城乃智巧之稱與善自當有别如其無别將以褒姒為善矣乎大易所謂無攸遂孟母所謂無境外之志戒自恃其哲耳不恃其哲則可以為善矣然則無儀之義將奈何毛傳云儀容儀也詩人之刺宣姜也

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其斯之謂歟士也而習于容止謂之辟女也而習于容止謂之冶冶容誨淫易戒之矣是以君子貴誠也

三事大夫

周書立政篇云任人凖夫牧作三事註云三宅之官以職言故言事

樂只君子

左傳引采菽篇此句只作旨孔疏云旨美也葢義與嘉

樂同

有棧之車

此非士所乘之棧車也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賈氏云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鞔故也然則鄭以役車釋詩而朱子因之與周禮自不相背

不長夏以革

夏以革朱子既未詳矣而或以夏為夏楚革為木末毳革之鞭呂祖謙則以夏為侈大而革為變革後說本毛

公良是蓋侈大變更與聲色之化民相類知識用事則不順矣帝則不順德不明矣前說單主用刑似欠包括況夏楚用于學鞭刑用於官說刑又偏也若訓芔為兵芔見伐崇之非得已則以夏芔分兵刑以字猶稍有着落

三單

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

羨卒也先儒亦以其說為然而子朱子云未詳者殆慮其有竭作之獘耶惟田與追胥竭作軍不應爾耶田人所同欲追胥人所同惡軍則人所憚且竭作則國空虛而易為敵所襲也

閟宮

第四章集註云脫一句葢秋而載嘗至籩豆大房廟祭之禮也萬舞洋洋廟祭之樂也說樂處太少氣頗廹促集傳云大房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按樂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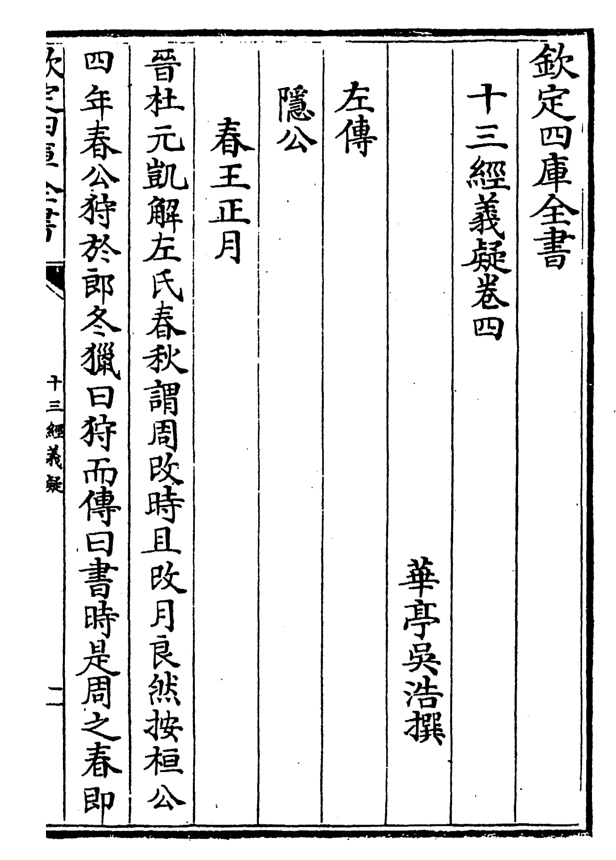
容其說良是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讀禮疑圖云司馬法言通十為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乘揔三十人也一乘揔三十人則千乘當為三萬人與魯頌正合此可見萬人為一軍矣但百里之國為井者萬當以十井起乘而不當以百井起耳以百井起乘此萬井之所以止得百乘而禮家遂增國三百一十六里之方賈氏因以司馬此法為畿地

之制歟管子作内政而寓軍令三分齊國以為三軍萬
人為一軍與魯頌合

十三經義疑卷三



十三經義疑卷四

華亭吳浩撰

左傳

隱公

春王正月

晉杜元凱解左氏春秋謂周改時且改月良然按桓公四年春公狩於郎冬獵曰狩而傳曰書時是周之春即

夏之冬也僖公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葢十一月一日冬至也成公元年書春無氷若用夏正春風解凍無氷宜矣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故以隕霜為異若以夏時冠周月當云秋十月隕霜葢周之先公即以建子月為一之日特以商王建丑未敢擅變焉及有天下遂以一之日為月正遵祖也故鄭玄謂郊特牲歳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是建亥之月也又按汲冢古書晉國紀年用夏正則當時不奉周正者多而魯獨遵周制故經曰王正而傳亦曰周正先儒云若主時月不改之説則以長歷推筭春秋日食時日竟無一合矣宋胡文定公以為商不易月秦不易時夫周家自有制度何必以商秦為例哉且春秋以道名分而謂聖人擅變周制改周朔是名分先自孔子亂之也當時龜山已非之而文定卒不從何居

恭讀

樂善堂集亦用杜解當爲定論不刋

不義不暱

子封慮其得衆然段不義衆不親暱之可無慮也語意相承林註爲是

難之也

葢言段爲公廹幾於見獲其出奔也幸而免耳註疏以難音乃旦反而云難言其奔似欠明

杜註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

者

愚按言以君討臣則非真二君矣而用二君之例以其如二君也與傳自相發明

實無殺心

此疏與傳謂之鄭志背如果恐傷母意何至有黄泉之誓耶

食而不啜羮

此解傳食舍肉也食他物而舍羮與爾雅肉謂之羮合

補正何以非之歟

以字為謚

謚當作氏如宋子魚之後為魚氏鄭子國之後為國氏是也故下文云君命以字為展氏公羊亦云孫以王父字為氏

又按儀禮賈疏謂殷以前皆因生號為謚若堯舜禹湯之屬是也魯哀公誄詞曰哀哉尼父因字號謚曰尼父也少牢鄭註大夫或因字為謚疏云謂因二十冠而字

為謚知者以某且字者觀德明功若五十字以伯仲人人皆有非功德之事也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彼無駭之祖公子展以展為謚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以為族故公命為展氏無駭賜族不賜謚也若如前說則因以為族句贅疣矣又按穀梁及其大夫孔父傳父字謚也註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以字為謚疏使孔父無

死難之勲唯有凡平之謚焉得以字為之正義曰王莽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君孔子始謚宣尼舊無謚也鄭玄禮註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謂謚孔子為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

及大逵

杜解逵字依考工然鄭是伯爵安得制同天子晦菴註施于中逵亦從爾雅未嘗以九出之道為疑

桓公

王討之非也

祭足取麥禾鄭伯不朝固有可討之罪矣王不能命方伯致討而自將取敗非所以重其身即非所以重社稷也且隱公六年冬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邗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在王獨不少知自反乎

以為必發兵誅暴

武王始生何由豫知其發兵且亦非文王服事之心也

發强剛毅發亦為德故與昌俱為度德以命

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指隨侯王乃楚王其稱名異矣前季梁曰君何急焉亦稱其君為君如杜解則當云王必左然亦與上左意犯複愚按對面看來隨之左楚之右也欲攻楚右隨必左矣否則當王非避堅攻瑕之計唐太宗敵强其左我亦强其左敵强其右我亦强其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本此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書歸易辭也忽之書歸順辭也身本有位國逆而復其位曰復歸世子君在之稱書世子若莊公猶生然不與突之為君也繫之鄭當立之時别於突故書名註謂鄭人賤之以名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豈其然哉且所謂善自為謀者因其言在我自求而避之非謂其忌社稷之大計也愚謂忽之失策在惡渠彌而不亟除以至于見殺若辭昏一事超然在魯桓公之上而可非乎

非之是教天下以疑忌其兄弟而私便其身圖也春秋之法必不然矣故穀梁亦云反正也而公羊高亦云復正

莊公

若讐不除服不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强使魯侯疏

道果應爾然春秋時天王果事事合道乎杜氏以入君卒哭除喪漫云釋服又以彭生既殺為讐除非忠孝之

道疏乃曲徇之耶孫氏以為魯固當辭葢同姓諸侯不必固辭必得請也汪氏以為非畏王命而不敢辭實乃畏齊而不肯辭尤洞燭當年情事

公敗齊師於長勺

齊以私怨加兵於魯魯不得已而應之春秋乃不責齊而責魯乎乾時之役為齊所敗今敗齊師庶免城下之盟又何責如曰以詐戰而責之左國所載可案也惟見慎戰之心不聞詐戰之術況兵不厭詐宋襄之愚貽笑

千古至道之人以奇用兵然則敗齊師而書公不諱榮之也非責之也

是賤人不得食肉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是少壯不得食耳孔氏乃以証註肉食在位者乎

肆大眚

集解漏大字之義不若胡傳詳明得聖人之旨

閔公

間於兩社

按周禮匠人職左祖右社是社在西劉向别録社稷宗廟在路寢西是社亦在西無在東者惟勝國之社設于廟門之屏則在左故魯庫門之内西周社東亳社而外朝居中郊特牲孔疏亦云

僖公

女子從人者也

哀姜淫佚則非從夫與殺二君則又非從子魯既不討

齊又不殺是縱惡也盲史譏桓公之殺為已甚何居

蔡潰遂伐楚

因事曰遂言因侵蔡而伐楚也以見管仲之事桓能因其怒蔡姬而利導之而桓之伐楚尊周不出於誠亦可知矣前說雖本馬遷然二年秋有貫之盟三年秋又有陽穀之盟則疏謂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為得其實

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境膠舟之事年逾數百茫昧不可知宜楚之令其問諸水濵也問字承上寡人是問來雋泠殊絶然咸咎仲失問則亦不諒其心矣設以僭王猾夏責之彼肯去其王號而不擾中華耶彼實有罪而不服我師何時可退耶千里餽糧士有菜色楚堅壁不戰而遣奇兵以截其後可奈何故責其不貢包茅使之可受問其南征不復使之可辭及屈完請盟而兵遂退矣噫此其所以爲霸佐歟

吾又不樂

言君已老吾當有以娱親而又不能樂之使之居不安食不飽不忍也

升成拜是此登受

覲禮升是此登也受是此受也成拜侯氏從太史辭其下拜故復升拜以成之與桓公不同

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愚按傳意葢謂荀息輕諾卒至國亂君弑詩所謂玷不

可為荀息不免耳

秋八月大雩

周八月夏六月也旱則苗槁大雩宜也王藻亦云八月不雨君不舉杜氏奚以言過時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季姬不書鄫女也而非婦矣不書來寧初遇于防也書及書使内志也後書歸于鄫既遇而後歸也杜氏於杞叔姬卒言終為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豈季姬未為鄫

絶而反不書鄫也歟如謂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止其女
又何由得遇于防歟且中絶而歸何以不書復歸于鄫
歟即曰復歸歸焉而已耳杜氏奚以云更嫁歟若此類
自當置傳而尊經
太全吕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
書字許嫁之詞也豈其許嫁於鄫而未歸於鄫故遇之
而使來請已歟此說近是然既許嫁矣何必使來請已
葢公怒鄫子將絶其昏而他許故鄫子来防而季姬權為

此遇歟防鄫邑未嘗越疆也使來請己必告父母也周禮仲春會男女遇於夏六月已踰仲春殆亦媒氏之所不禁歟

鄫不防正其女使要遮鄫子淫佚之說始於何休范甯亦信之但僖公乃鄫之賢君當不至此

不言師諱之

既不諱滅何以諱師劉炫之說是也所以不諱者鄫公在會滅項乃三家所為故直書以刺其專且以明公見

止之由而齊討之不得其當

幸而後敗

後敗言稍緩也當亡未亡其敗稍緩亦已幸矣必不免于敗亡之禍也林堯叟云以敗軍為天幸遺後字而僅言敗敗矣又何幸之有哉

弗可赦也已

言宋逆天天所不赦杜云赦楚而以弗可二字為句非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或問宋襄將與楚戰子魚固諫而不納彼為大司馬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余應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其君不在耳哀公在焉子魚安得而自專也曰吳與蔡唐伐楚夫槩王欲先擊子常之卒晨請於闔廬不可夫槩王以其屬五千擊囊瓦楚師遂北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非歟余曰夫槩王謂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是以雖違君命而不顧子魚則不然楚强宋弱力不可以戰戰而僥倖於阻隘猶有懼焉設子魚逆君

命而鼓之而又無以遏楚師衆彌甚矣蓋宋宜固守而求援于諸侯吴宜乘楚之釁而速戰事勢不同宋及楚戰非計也

阻隘

按後云阻而鼓之則隘字指楚未既濟尚在險隘之所阻字謂宋遏絶而擊之註欠明晰

既而揮之

當時重耳見懷嬴在側因而戲之夫戲之者輕之也輕

之故懷嬴怒戲之者非禮非禮見怒故公子懼若依林
註怒其使已奉匜供沃則沃盥時便應軛然何待于既
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
按傳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註乃刪却不字
何居
地平天成稱也
子臧黨於子華不有君父天經廢地義乖矣冠以象天
裳以象地不成不平服不稱矣苟人而有禮無詭異之

行豈盜之所能誘哉誘而殺之君父之不慈歟子臣之不孝也

懸罄

罄空也但懸字無着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懸磬也葢磬形中虛室無長物屋梁空張如磬之懸者然象形也孫月峯顧寧人皆主之禮記磬於甸人正義大全引左傳正作磬左傳孔疏云罄亦作磬又按曲禮立如齋註云磬耳聽吳伯章云磬與罄通謂

竦然正立盡耳力以聽也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罄然然則左國原不相背矣

貫三人耳

疏云耳助句也竊疑貫耳如今穿箭之刑林註是也

城濮之戰

是役也晉避三舍子玉可以退矣當退不退楚怠晉奮其何以敵夫晉三舍之避非必不食其言亦以怒我而怠寇耳子玉墮其術中揔以剛而無禮之故蔿賈早知

洵是具眼

昌歜

疏云歜音觸說文云盛氣怒也此昌歜之音相傳為在敢反不知其字與彼為同為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别名未知其所由也補正云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葅也顧君知孔君所不知斯真日知其所無者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養生經黄帝曰中壽百歲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

歳此處當從淮南蓋公署蹇叔謂其年老昏眛妄言無當若中壽之年死已久今尚幸生安得妄沮軍事拱兩手所圍也墓木既拱則非僅有宿草而已

隕霜不殺草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杜疑經誤而以為十一月亦夏九月也九月肅霜殺草宜也宜殺不殺霜之隕而輕也杜乃云重經文未嘗有是也且云重而不能殺物理未嘗有是也胡傳為長

文公

諱公罪而歸責于諸侯_疏

公自不達於事於諸侯何與而責之竊疑傳云辟不敏

益以公後至晉史未知諸侯之班若具列公侯及卿大

夫恐有誤故總書諸侯以辟之所謂不敏非謂公不達

于事也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申與虎牢皆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名池者疏何以云

亦致於衛葢因註衛字之訛而附會之耳且復致云者謂趙盾既從郤缺之言歸衛田且復歸鄭申與虎牢而別封池也故七年註云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宣子之意令鄭還衛匡邑鄭邑何可獨不歸還故既還衛并還鄭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傅氏亦云鄭地不得致之衛愚謂杜意亦然疏自誤看耳

鄋瞞由是遂亡

鄋瞞國名傳言其國亡非必其種絶也註長狄之種絶

愚按仲尼曰今日大人秦時大人見於臨洮其種未絶可知

交綏

李衛公曰綏者御轡之索也然則交綏葢兩軍相接而不力戰之詞曷言乎不力戰也宣子特為趙穿羣帥以出本不欲戰而秦人亦已懼也不力戰而未退故秦行人夜戒晉師而臾駢知其將遁猶欲薄諸河也杜氏謂退軍為綏於上文語氣為太促於下文語脈亦不協按

司馬法曰縱綏不及又曰縱綏不過三舍謂縱放其綏追躡敵兵不必及之不過九十里耳如以綏為退何縱之不過三舍耶桓十年註以禮自釋交綏而退亦以軍接而不戰為交綏如以綏為退豈云交退而退耶玩此註云然則古以退軍為綏知征南特以意度之耳

不暇書策為辭

當壽餘請自歸于秦繞朝已進謀于秦伯矣秦伯弗從然後壽餘得引士會以去繞朝未至河西豫書其謀于

策俾士會持歸覽觀勿輕秦國無人何不暇之有孔疏又謂事容不宜以簡贈人夫謀若見用則欲其容耳既不用矣又何慮乎不容哉當從服虔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此矢言也猶曰有如日耳蓋謂明神鑒之不敢食言也秦伯師於河西故即指河為誓

吾謀適不用也

壽餘詐降繞朝見其履士會之足於朝也蓋已覺之于

是進謀於秦伯留士會并留壽餘而潛師襲魏魏可取也故不曰吾言而曰吾謀贈之以策想是書所謀于編簡以示之曰適不用者見不用乃偶然後此有謀未必不用慮其輕秦而復行詐也穆文熙何以不用修書札之說而惟集解之是遵歟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竊疑敖卒許復非復其爵也何以遂從大夫之例隱公雖見弒乎君也自宜書公薨不得以為比經書敖卒于

齊葢為下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張本表惠叔之孝能感動人且善魯之崇仁孝敦公族也

董狐良史

昔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于河曲臾駢之謀宜用也乃趙穿獨出盾懼其見獲而徇之及放胥甲父于衛穿獨免焉盾之私于穿明矣胥甲既放趙穿帥師侵崇以求成于秦秦大國也侵其與國以求成焉得乎是穿志不在于求成欲得兵柄以用其衆耳而當國者莫之禁何歟

明年秋穿弑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不討穿而使穿謂非盾之私於穿不可也董狐洞燭事情舍迹而誅心稱爲良史不亦宜乎宣子爲法受惡視崔杼之殺太史則此善于彼耳如謂孔子有取焉無乃誤甚

刈蘭而卒

刈蘭事當在穆公有疾之時而因有蘭死之説非既説而後刈也亦不知刈之者誰也

殪戎殷

註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葢解殪字之義不及戎字也戎大也詩云燮伐大商戎殷猶大商也疏以杜訓戎為兵將戎商必克亦可訓為兵乎

成公

作丘甲

註謂甸出長轂一乘今使丘出之是殆不然信斯言也是作丘乘也而非丘甲也安國述李靖之言曰周制一

乗凡三甲甲二十五人甸出一乗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耳而魯乃使出一甲過矣書曰作譏不宜作也此說是也不然丘出甸賦驟加三倍民將囂然其何以能行蘇子瞻之論作丘甲則本之公穀而以農工為不得相兼信斯言也是丘作甲也而亦非作丘甲也

右援枹而鼓

林註指郤克援上云左並轡則援枹當指張侯葢中軍將居鼓下御者在左解張實御郤克見其病不能鼓又激

于鄭丘緩子病一言故並右手之三轡于左而以右手援桴助之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並轡并於右手左援綏也張侯并轡并於左手右援桴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劉炫以為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語氣虛活較註指實事說為優故補正亦從劉說

我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觀此則賈人亦賢矣哉註謂傳言知罃之賢似有遺義

不語助

遐何也何不作人言必作人也註以不字為語助非

又賦綠兮之卒章而入

杜解喻文子得已意愚按古人當指蹶父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蹶父之愛其女也穆姜以文子賦韓奕因賦此以答之謂文子以蹶父況已愛女之情古今一律洵不誣也鶯啼鴻嗣千載如見盲史故是傳神

陷而卒

陷字與上張字對將食而腹張故如厠如厠而張者陷陷即卒新終不食矣桑田巫之言果若是其驗歟

諸侯之將致命於秦

此葢因子犯請擊而張大之以見文公綏靜為大造于西耳疏謂鄭亦疾秦然秦師襲鄭其事在後未容牽引以實諸侯二字

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此篇稱寡君尚有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及寡君不敢

顧昏姻二處何獨於此疑其誤且前是呂相自言諸侯備聞此言至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是述晉君之言自言皆稱寡君述君言皆稱寡人未嘗誤也

襄公

使宣子朝遂老

杜解韓厥致仕似與前韓獻子告老犯複玩全文辭立者穆子也則遂老者亦穆子也穆子告老晉侯以其仁而使掌公族大夫焉

子蕩牿華弱於朝

司武而牿於朝弱也誠弱矣不協恭而狎侮蕩乎何蕩歟平公不公子罕欲公而不克宋之政柄安在哉

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按外傳增脩于德無勤民于遠增修二字連註疏以增字絶句非

請從子尸於朝

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林註子謂子南竊疑

子字上脱一夫字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

子之於父天性也君命縱不可洩號泣以諫子南可也申叔為蘧子之友尚能使之悔悟而辭八人棄疾為子南之子不能使之悔悟而辭觀起子南既殺而棄疾縊曷不以死諫其親而兾幸其一悟歟

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既云據曲沃衆還與君爭豈非叛乎孔氏曰叛者據邑

以拒其君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然則非欲出附亦叛也欒盈不書叛者奔楚即叛矣以其強大可恃也故於此不復書

子無咎焉

胥午言知不集慮有咎也故盈答以我實不為天祐於子何與註改實為雖又似因午可以集事與上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語氣不合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人

如疏所云是必正卿而後當殉君之難也恐非子美本懐彼謂且人有君而弑之人字葢暗指崔杼杼有弑君之罪則當死亡我非弑君者奚以死亡為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此註葢申馬得之義然與歸乎一問不相照應愚意上言不敢死亡其義雖精似乎恝然故急接此語以應君死安歸以答歸乎之問耳

枕尸股而哭

杜解云以公尸枕已股恐非語氣尸股尸之股也箭所傷處晏子益深痛之故枕于尸之股而哭也如曰枕轡非以轡枕于身也如曰枕石非以石枕于身也與枕之股而哭之有别

彊其少安

謂諸樊既死巢之封疆可免于侵擾也林註以為吳之强盛可以少息似于安字義牽强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補正云如宋之盟趙盾為客子木與之言勿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此意已見孔氏子木與之言至亦勿能對也疏愚謂聲子蓋以訹子木并起晉用楚材之禍以竦動之不必徵實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夫音扶夫人蓋指執政者不善是言處之不得其宜也註欠明又鍾伯敬及穆文熙本夫人作大夫濯錦亭讀本同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在外根上亡來亡而在外雖一邑猶不得宰故下文云失富疏欠明

隣於善民之望也

子罕葢以子皮爲善而将效之故言近于善民之望也民望良切安可不副下遂有請于平公云云宋無飢人之善政言不虚矣子罕言時宋已飢非言之之後始飢

思而不懼

言雖思念西周而苟且偷安無虎尾春冰之懼故周轍一東卒為秦并

晉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

孔氏葢本詩序然玩季子語意是褒詞朱子註詩亦不言刺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思思文武也怨怨幽厲也周德衰思怨興矣然猶有文

武之遺民故雖思且怨終口不言而心無二也工歌隨舉一二詩疏何必曲狥杜註

宋災故

傳註譏諸國之不信兼譏向戌之求財是固然矣然皆不如胡傳胡傳以蔡世子般弑其君君臣父子之倫大亂事在宋災前一月諸大夫若為勿聞也者而惟宋災是謀此之謂不知務猶得經文故字之神

我問師故

註會以師往以下傳有我師二字故補此筆非師故之師師故之師自指齊師耳

其知之矣

其字指子産

不吾叛也

葢言尹何不叛巳以其愿也劉炫之說非

夫亦愈知治矣

言今雖不甚知治往學可益知疏云病差謂之愈則愈

字當讀句法欠佳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本欲譏其輕視官邑而反言為美錦之過語極含蓄註意當在身之所庇也內

昭公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

君貺承上君辱貺寡大夫圍指鄭君也疏云我君非後

閱濯錦亭適與余合

適子南氏

此女大有識力子南先聘子晳雖美其可從乎不從子晳彼必怒怒則子南足以禦之於理於勢當適子南

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

按上云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是乘車者晉也戎以徒之什當我車之一克矣車不可行險戎以徒困之又克矣故魏舒欲毁車崇卒庶力可敵戎戎又將忽我之失常而易敗也註疏欠明

服虔云謷遊也夏諺曰一游一謷按孟子夏諺是豫字不知服氏所見本如何

宣子謷之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補正云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葢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于友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于君子也愚謂叔向晏子固憂國之言至太叔之于張趯自是譏其不知為尊者諱耳杜解是

觀下秋七月張趯太叔交相譏諷可見

復見無雹之意

雖有不為災承無雹而放活言之堯水湯旱獨非聖人

在上乎孔疏似拘

民食于他

當從補正民食于三家之說所謂隱民多取食焉也註

疏非食于三家則思亦在三家矣誰謂公圖其終者乎

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旞旌之上

周禮司常註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此疏引証析羽為旌既刪全羽二字則皆字旞字亦當刪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孫月峯批點左傳此句曰字無謂恐有誤葢其所見本然也愚按北監板汲古閣註疏俱作日何氏重校葛板亦同日往日也晏子曰日宋之盟子產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左氏多此句法若曰起請夫環則又是近日古日曰通日知録詳言之

黄熊

緜化入於羽淵內傳作黄熊外傳作黄能韋昭註奴來切與廣韻同正韻囊來切音亦同並云三足鼈而韋昭又云似熊何按正義能即熊屬入水為鼈類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故東海人祭禹廟熊白及鼈皆不用

則戎馬取之

疏云馬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竊疑則字直接上文無若不由晉一轉馬字只是助語如晉鄭焉

依之焉故下即云戎有中國又云今戎制之

形民之力

形與刑通易鼎卦其形渥晁氏曰諸本作刑劇王制刑者侀也疏曰侀是刑體刑體不寫形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儀形閨閫不寫刑刑民之力者晏子所云斬刈民力逢滑所云丈殺其民是也葢此詩乃蔡公諫父懼王肆心忘身故託于祈父名招者以致警焉以為祈招節度安和固已令聞昭彰矣然此豈安舒恬適之時哉當

思我王度深自貴重如金玉然奈之何殘傷民力而此心尚未足饜民力彫盡民心離散將變生肘腋矣詞意極為悚切故能畜君之肆而獲没于祇宫　按綱鑑作刑民之力家語亦作刑王肅註曰刑傷貞先得我心者又入官篇德貫乎心藏乎志刑於色不寫形則形刑自昔通矣

君曰余必廢之

余字屬齊孔疏君言曰令余必廢之則余字屬晉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其為人之異指與觀從謀封蔡事前前日也前朝吳之謀雖有功于平王然其權詐亦必為王所忌無極自言前知其為人異於尋常不誠不信安知後不復然吳為蔡翼不得不翦蓋明去吳之故以釋王疑疏非

其餘則否

按太僕救日月亦如之不指何月則凡日食皆救可知故昭子但言日食之當救也平子以惟正月朔日食當

救爲辭不知正月爲正陽之月故太史曰在此月也又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葢陽月陰壯之甚與正月同安得云其餘則否乎且玩詩孔字則餘日月食亦非美事不特陽月與正月矣臣之侵君豈可以其不甚也而姑恕之哉乎子志異詞頗孔疏何以曲徇之而言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降惟正陽之月特用鼓幣不若夏書之季秋亦救乎

此月朔之謂也

按夏書辰弗集于房屬季秋則是周之十一月非六月也太史未必不知而即以夏書救日為此月朔者隱然見得餘月亦救不惟正陽之月但不敢顯言季秋以拂平子之意耳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註云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竊疑裨竈此言葢明知鄭不復火特以恐子産耳宋陳鄭皆火房也如以星孛之故將火何獨鄭乎若别有他故裨竈何不明

言彼憾前言不用而其言已驗今吾請禳子產必從是不火由吾禳也既以釋憾又可居功此其心也未災之前子產不從裨竈并不從里析者葢以弭災當修德行仁非禳與遷所能脫況天道難知祇以惑衆今既災矣鄭非大無道災豈數數見乎子太叔何每事不如子產之智乎

火烈水懦

子產論寛猛極斟酌有相濟之意焉子太叔之因寛致

殺已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故仲尼善之末和之至也則進一步説故另引頌湯之詩益寛猛之迹俱化矣此言在子產未卒之先而盲史序于太叔為政之後見子產之論甚善惜乎太叔之不用耳疏以仲尼為善太叔謬甚

犧其憚為人用乎五句

此實起自言願為王用効死于子朝也言犧憚為用人之患者豈憚為用犧者實見用于人榮于棄置矣他人

見用巳難効力巳而見用雖死甘心景王勿應葢信之
矣起爲劉單所殺其言遂成讖云
君若待于曲棘
疏謂曲字誤加是也
甚口
林氏云甚有口辯是也葢因其善罵而云然疏以爲大
口非是
規求無度

規諫也疏不從規而從貪然義實無二

是無若我何

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元凱及彭仲博各顛倒其字以為解然俱似牽强愚玩其言葢以身許光而隱寓以母子託光之意也言弑王不難我能効死於主雖母也老子也弱不顧我死亦無如我何也故闔廬曰我爾身也言我在即爾在爾之母子即我之母子也安慮其老弱為及王僚既弑遂以其子為卿

庶可以慰鱄設諸于地下矣乎雖然國策載聶政之言曰老母在堂政身未敢以許人加鱄諸一等矣按史記則以母子為王僚之母子而申言可弑之實

鈎將皆死

林唐翁註非此語葢謂殺祁勝鄔臧祁大夫固將死也不殺勝臧祁大夫亦將死也等死耳先殺勝臧祁大夫雖死亦可瞑目及閱正義已先得我心

孟丙為孟大夫

杜解補正云今本作盂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竊疑漢書盂丙既為盂大夫而名之也未為盂大夫之先自是盂丙故司馬彌牟諸人俱不以邑為名

子家子亟言于我

蓋指其未從君出之前言皆合理可與從政也

且聽命焉

下叔孫云將惟子是聽所謂聽命也但季孫所言不獨

從者可入一事故註云衆事皆詢子家子疏欠明

我實失子可哉

可哉答句畢可乎之問疏謂女今可守此言非

復楚

伍員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

我必能興之集解云復報也按申包胥語以興字對復

則復字當音芳服反故史記作覆而杜氏訓報者玩勉

之二字勉以報仇則可勉以覆楚則必有所不忍言也

知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

則發之安于乃縊而死

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然此先備之謀不已

急乎乃知性情之適中為難能耳

哀公

夫屯晝夜九日

劉炫以為築壘晝夜不止九日而成是也以為夫者别

有城夫非戰士非也築壘時必以兵衛之如屯田然有

兵以衛耕者乃可得耕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

戰不吉則楚師又將敗矣柏舉敗而今再敗不如死也

退則棄盟逃讐何吉之有亦不如死也註以退為再敗

而疏曲徇之非故補正從劉炫

小人慼材而言

蓋謂度其人之材能戰則勸之戰以激武叔

公孫務人見保者而泣

孫一作叔檀弓亦作叔竊疑既為昭公子則與哀公為從父兄弟何名公叔北監板作孫識之以備叅考

又按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蓋以叔為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衛有公叔文子桓公蓋以王叔為氏也然則公叔務人之叔殆亦五十之字耶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按吳語晉趙鞅令董褐對吳王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不曰吳王君若無畀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是吳之稱公因欲先晉而為晉稍屈也經不稱公而稱子黜之也經不稱吳而稱子陜之也其黜之何强暴争先也其陜之何聞晉對之義而能服之也大全汪氏不信吳語謂以晉之衰弱安能使吳黜其王號愚按吳王既聞越亂其心餒矣而又欲先歃此所以俯從董褐之請歟

得祏于㯶中

祏宗廟主也本文說大夫以石為主旁從示神之也周禮小宗伯奉主車鄭註社之主葢以石為之孔疏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杜解謂是藏主石函陳祥道禮書因之然恐非槀之所能容也且石函非主何必使貳車反之而許公為又反之春官司巫有匰主則木主盛於匰大夫無木主其以石為之而無匰與崔靈恩謂士大夫主以幣帛竊疑幣帛易壞安能遞遷三廟之久哉惟師行無遷主乃可耳

白公

韓友一以白公比子胥誤矣夫建之死于鄭自取之耳避亂居鄭鄭人甚善之乃反與晉謀襲鄭孔子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且虐于私邑邑人訴之仁不足以得民智不足以集事鄭人殺之良非得已況又遷怒于卵翼之人詐以戰脩獻而殺二卿於朝犯上作亂莫此為甚若伍奢之死死於無極之讒平王之闇既殺奢復殺尚員僅乃得免能無報歟且員不仕於楚君臣之義

絶故孝而不害于忠彼白公者不忠固也而嗣由亂絶亦何足云孝哉

長者使予弗言

註云長者謂白公非是竊疑長者泛指有德有齒之人以言不義而豫戒之也石乞殆自附于長者豈必果有長者戒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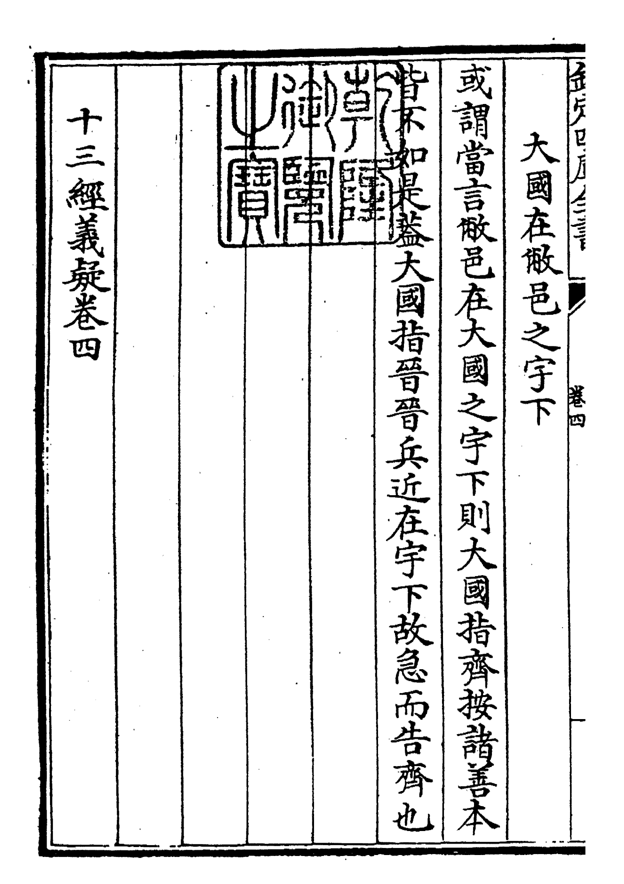
袒裘

陳用之云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

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未聞紫衣之外復有衣也夫紫衣之外誠非復有衣然謂之袒裘則所袒者裘也食而熱故袒其裘本杜預 袒裘猶袒裼也去襲露裼曰裼去裼露肉曰袒裼衣之下無裘則袒裼爲肉袒衣之下有裘則袒裘爲肉袒故開其弓衣亦曰袒櫜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前云三死無與則三罪猶可宥也太子疾益急不能待矣



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或謂當言敝邑在大國之宇下則大國指齊按諸善本皆不如是葢大國指晉晉兵近在宇下故急而告齊也

十三經義疑卷四